

# 人口论史

——通向人口学的道路——

〔日〕南亮三郎 编

张毓宝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人 口 论 史

## ——通向人口学的道路——

〔日〕南亮三郎 编

张 瓷 宝 译

中国大学出版社

人 口 论 史  
——通向人口学的道路——  
〔日〕南亮三郎 编  
张 镶 宝 译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10.5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3,000 册数：7,200  
统一书号：3011·175 定价：0.89元

## 前　　言

为了加强人口学的理论建设，并系统地了解国外人口理论主要著作，我所在过去几年里有计划地先后翻译出版了法国A·索维所著《人口通论》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苏联Д·И·瓦连捷伊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和《人口学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我所又选定翻译这本《人口论史》，目的是使我国从事人口学教学和研究人员、高等院校人口学专业学生，以及广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能从历史上了解世界人口理论、人口思想的发展，了解国外关于人口思想史研究情况，并提供参考材料。

《人口论史》由日本“人口学研究会”成员集体编写而成，本译文采用的是原著1964年第二版（初版1960年）。各章的执笔人都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内容主要是探讨资本主义主要各国经济学、社会学各种学派的人口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其中以专门的一章对人口学发展成为现代人口学的过程作了详细的叙述。本书在世界各国人口学说史的著作中，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引用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可作为研究人口理论的参考。但是书中一些理论观点和评价只是作者的见解，为了保持原著面貌，译者作了如实的翻译，希望读者以马列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进行分析研究。

本书全文由我所张毓宝同志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研

室李宗惠同志审校，查瑞传同志校阅了第九章现代人口学的专业词汇。责任编辑徐安琳同志为成书付出大量劳动，谨致谢意。  
限于水平，译文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

1982年9月

## 引　　言

谈到人口问题，人们立刻就联想到“粮食问题”，而且粮食象近几年日本那样，被说成是“年年丰收”等等，于是人口问题很容易被人认为已然是很久以前的问题了。这样想的结果，还会把人口问题单纯认识为节制生育或是计划生育问题，人口理论的内容好象就是讨论限制人口数量的事。但是人口问题决非如此简单。人口，不但依其自身的一定秩序和规律存在和保持着，而且人口的量和质与经济上的各种问题相联系，并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密切关联，就业问题、工资问题、资本积累问题、经济成长问题，以及社会的构造和发展问题，凡此种种问题，如果对一国的人口情况把握不清，将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可见，人口研究必然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最具基础性质的领域。

观乎世界，诸如瑞典、法国、美国等这些没有“过剩人口问题”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却最热心于进行人口问题的研究，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人口问题的研究决非一个喧赫一时，追求时髦之事，而是把它作为与经济和社会相联结的最基本因素的一种远见卓识。由于受到这些国家所做努力的激励，世界主要国家开始了人口研究的活跃动态，的确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显著的事实。人口研究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必须广泛地、大力地，并且是以长久的打算向前推进。

不但如此，在近几年活跃的人口研究中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过去这样那样纷杂进行的人口研究已经逐渐走

向某种统一化的方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统计学家等等，这些方面的学者打破甚至越过各自固守的框框，朝着所谓“人口的全面理解”这一共同目标互相接近起来。一言以蔽之，向着宏伟的综合性科学的人口学迈进，这一雄心壮志在世界上高涨了起来。

我们在编写《人口大事典》中，痛感有此必要，愈发增强了这一志向。于是，于事典编辑工作完毕的第二年——1958年1月，由在编辑当中以最大的努力惠于协作的馆稔博士和在东京有志于研究人口理论的同志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团体。这个团体之所以命名为“人口学研究会”，不外表明在专门领域里既有差别而又互相协力的研究成员奔向人口的综合性科学研究这一共同奋斗目标的志向。研究会每年确定新的共同主题，坚持进行定期的集体研究，经过汇集整理第一批研究成果出版了本书——《人口论史——通向人口学的道路》。

因此，本书充分显示着编辑和执笔人员专门从事学说史研究的志趣。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探索在过去长达三、四个世纪里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在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三个领域里怎样将研究进展至今，以及到目前为止人口的科学研究方面有了哪些贡献。我们相信这样做将是对人口学的建设和统一化向前推进的开端。

本书虽然是一部人口论史，但同时还包括着稍具特色的构成和内容。关于人口理论的发展，过去既没有象本书这样作为经济学的学派发展加以详细论述，也没有将人口理论的历史发展扩展到经济学之外的社会学或统计学领域作综合性处理的先例。本书如能对人口理论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呈现完全空白状态的日本提供一些依据，对加深学术研究有所帮助，将感到荣幸。

最后关于执笔人员也略表数语。本书执笔人员尽悉知名人士，此外更有全然一新的青年分担研究也是本书的一个特征。而此辈青年充分具备作为即将负起下一代研究任务的有生力量而为学界拭目以待的素质。我们欢迎海内外各方对本书进行探讨，并指出不足和缺陷之处，以资鼓励向第二、第三个成果迈进。

本书作为研究会研究丛书的第一卷，承蒙劲草书房予以出版，特别是井村寿二和别所久一两先生的大力支持，对此表示感谢。最后本书的编辑事务方面还由于一桥大学的南亮进和中央大学的大渊宽两位的协助使卷末的索引得以完成。

南亮三郎

一九六〇年九月

# 目 录

序 章 通向人口学的道路.....	南亮三郎 著.....	1
一 人口论的故乡——经济学 .....	1	
二 经济学体系的变迁和人口论的观点 .....	4	
三 经济学以外的各种观点——社会学、生物学、人口学 .....	7	
四 作为综合科学的人口学 .....	12	
第一章 早期的人口论.....	冈田实 著.....	17
第一节 近代人口论的开端 .....	17	
第二节 重商主义者的人口论 .....	25	
第三节 重农主义者的人口论 .....	35	
第四节 酝酿中的古典学派人口论 .....	44	
第二章 古典学派的人口论.....	吉田忠雄 著.....	49
第一节 《国富论》中的人口思想 .....	49	
第二节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确立 .....	52	
第三节 李嘉图经济学中的人口原理 .....	67	
第四节 古典学派人口论的总结 .....	76	
第三章 新古典学派的人口论.....	大渊宽 著.....	82
第一节 人口革命和马尔萨斯批判 .....	82	
第二节 经济发展和人口成长理论 .....	86	
第三节 人口供养能力和国外贸易理论 .....	92	
第四节 适度人口理论（一） .....	97	
第五节 适度人口理论（二） .....	101	
第六节 新古典学派人口论的意义和局限性.....	108	

第四章 凯恩斯学派的人口论 .....	南亮进 著	116
第一节 马尔萨斯的门徒凯恩斯.....		116
第二节 新人口论的诞生.....		119
第三节 长期停滞论的人口论.....		123
第四节 成长理论的人口论.....		137
第五节 凯恩斯学派人口论的特征和问题.....		148
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 .....	外山正夫 著	155
第一节 初期社会主义者的人口思想.....		155
第二节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过程.....		160
第三节 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形态.....		171
第四节 马克思学派人口论的发展.....		174
第六章 德国社会经济学人口论 .....	南亮三郎 著	189
第一节 人口规律的历史观.....		189
第二节 经济学人口论的发展.....		193
第三节 经济学人口论的体系化.....		200
第四节 社会的、文化的人口论的各种观点.....		204
第五节 历史社会学人口论.....		212
第七章 法国社会学人口论 .....	黑田俊夫 著	221
第一节 法国社会学和人口学.....		221
第二节 阿尔伯瓦克斯社会形态学和人口学.....		226
第三节 人口学的创立.....		231
第四节 杜蒙的人口论.....		233
第五节 勒瓦索和勒罗亚·波留.....		238
第六节 现代人口学的动向.....		243
第八章 美国社会学人口论 .....	富田富士雄 著	254
第一节 美国社会学创立前的人口论.....		254
第二节 美国社会学的创立和人口论.....		256
第三节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和人口论.....		263

第四节	社会生态学方面的人口研究	269
第五节	社会学人口论——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关系	273
<b>第九章</b>	<b>现代人口学的发展</b>	<b>馆懿 著</b>
第一节	人口学的概念	285
第二节	人口增长的规律	286
第三节	人口分布的规律	291
第四节	关于人口学基本构成的类型理论和规律	297
第五节	人口自身再生产过程分析的发展	300
第六节	人口统计资料评价论的发展	313
第七节	观察原理的发展	314
第八节	现代人口学的课题	315

索 引 (略)

# 序章 通向人口学的道路

## 一 人口论的故乡——经济学

熊彼得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在他的遗著《经济分析史》(12)中有下列的叙述：

“自从原始种族用堕胎和惨杀幼儿的办法解决人口问题以来，无论是一般人或者是社会哲学家从未解脱过关于人口问题的苦恼和困惑。大略言之，到十六世纪末为止，人口方面的难题出现在与静态的、类似静态的经济环境不相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上。换言之，关于人口问题，无论是现实性的或是威胁性的，总之是一个过剩人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时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凡此种种情况为之一变。这两个世纪存在的所谓现实的经济问题，不外是一些资财贫乏但有可能富足的国家的问题。从这样的可能性出发考虑下去，人口问题反倒变为过少人口的问题了。不仅如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西班牙，几十年里，实际上人们所见到的都是人口缩减。这种状况恰好是在国家的或邦的权力以及扩张这种权力的思想充满了大多数人的头脑和心胸的时代扩展起来的。”

这一记述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人口问题决不是一方面的事，随着时代演变，问题出现的方式曾经是从过剩人口向过少人口进行的转变，这是第一点。这种转变当然并不是说永

远限于从过剩向过少一方的转变。欧洲历史中过剩人口问题向过少人口问题的大转变，无疑是熊彼得所说的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末期，人们重新又意识到过剩人口的大问题，过剩的问题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还热烈地讨论着。但不要忘记，十九世纪末叶围绕出生率下降、人口缩减问题的意识又重新抬起头来。二十世纪的状况也决不例外。本世纪在仅半个世纪的短时间内，我们就亲眼见到了人口问题同样激剧的变化。

既然人口问题本身随时代而如此变化多端，于是追溯人口思想的历史变迁，对人口理论做历史研究的尝试，理所当然地要对该思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对人口问题在转变上出现的现实的形式，做充分的研究。舍此，舍时代背景于不顾，则思想和学说变迁的这一探讨无疑会失去意义。

熊彼得的记述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提出的顺序虽是颠倒的，但关于人口问题的议论或研究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而参与这些议论、研究的有关人们却是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本身虽然使用了“社会哲学家”这一词汇，但在“政治经济学”本身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古代、中世纪，甚至到近代十六、十七世纪左右，除了使用这一总括名称之外，别无他法。事实上给著作冠以独立的“政治经济学”(Economic Politique)的新名称，并沿用下来的，不过始自1615年蒙克雷蒂安(Montchrétien)。在成为独立的经济学以前，“经济”是由社会哲学家、伦理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国家学者们议论的。由于这一原因政治经济学在其尚未达到独具规模的时代，“人口”问题亦只能由存在于该时代的其他范畴的学者们加以研究处理。

虽然如此，我们确实可以断言，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在与经

济问题相关联的方面——换言之是在后来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方面——得到研究处理的。正确地讲来，古代哲学家的人口议论主要是从政治观点进行的；中世纪的人口议论是从基督教伦理观点进行的；而当近代科学精神排除政治、伦理这些观念而成长起来时，人口问题无疑是在与经济环境的关联上，换句话说，作为经济问题而论述出来的。人口问题究其极是经济问题，所以人口问题的议论就是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事情了。由此，我们应当说人口论的“故乡”在于经济学。

本文笔者将近代人口理论的开端求之于十六世纪末意大利国家学者波太罗 (Giovanni Botero)，从他那时入手进行研究（<sup>(14)</sup>第59页以下）。波太罗的时代还没有“政治经济学”，所以关于他的论述人口的著作见于《城市论》(1588年)、《国政论》(1589年)。也就是说，波太罗是在所谓国家的学术范畴内进行人口研究的。但认真地考察起来，波太罗的国家学包含着今日社会科学所涉及的广泛内容，其中在后来不久独立出去的关于经济学的议论，成为重要的部分。人口的处理上也是这样，在古代哲学家所做政治性的人口议论的深奥意图中，含有纯经济性的人口问题，首先是由波太罗明白提出的。从经济观点出发的人口论——或者值得称做概略的“人口理论”，和与人口有关的思想，从此逐渐开展起来了。我们关于人口论的故乡在于经济学的立论，也是从这一点确认的。

到了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已经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最重要的学问了。人口论也显示了无疑是这个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在作为重农主义经济学的先驱康替龙 (Richard Cantillon) 的学说中是这样；在为重商主义经济学做最后润色的斯图亚特 (James Steuart) 也是这样。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关于人口理论简洁的阐述散见于著

作之中，更是仔细阅读《国富论》(1776年)的人们难以忽视的。到了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出现时，就在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宏大建筑上贡献了人口理论。从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波太罗以来，以经济学为故乡成长起来的人口论，经过两个半世纪到达马尔萨斯时代，已成为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中所不可缺少的“固有财产”了。

## 二 经济学体系的变迁和人口论的观点

一般说来，人们把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看做是英国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至少到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848年)发表的十九世纪中期为止，上述人口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依然可以说是稳固不移的。这种状况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继承和传播英国古典学派的法国经济学者当中亦别无两样。人口论和价值论、工资论同为经济学家所固有的研究题目这一传统始终被继续下来。

然而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经济学的新发展，却带来人口论在地位上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依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来看，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派崭露头角。由马、恩共同执笔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和穆勒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恰好在同年出版也是奇妙的巧合。马克思、恩格斯意图从正面动摇英国古典学派的宏大建筑而进行的活跃的学术活动，正是从1840年开展起来的。在他们的活跃的学术活动中，特别显著的是对于人口论，更确切地说是对于马尔萨斯传统的人口论所持的格外激烈的批判态度。

饶有兴趣的是，尽管批判态度是那样激烈，但科学社会主

义对人口理论的研究并不予以否定。在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资本论》(第一卷 1867年)中，虽然痛斥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而代之以展开了马克思自己的人口理论，虽然在形式和构造上不同，但是人口论本身依然置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体系在根本性质上，可以说和古典学派的体系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活跃也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这一学派的一般特征在于针对亚当·斯密为首的英国古典学派所持激烈的对抗意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预想，历史学派的学者们对马尔萨斯传统的人口论气势汹汹地予以反对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标志着形成德国历史学派准备阶段的《国民主义经济学体系》(1841年)一书的著者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等人，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斯密的《国富论》同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然而就是这一德国历史学派，随着在十九世纪里逐渐完备起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学体系，却把李斯特过去所批判过的马尔萨斯学说全部都接受下来，对承认人口论是经济学体系的重要部分竟引以为快。后期历史学派的三个代表——瓦格纳 (Adolph Wagner)、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和布伦坦诺 (Lujo Brentano) 等无不如此。尤其是瓦格纳在他的《经济学原论》中对人口论做了详细的论述，就拿结尾的一句来看，足以表明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的信念，瓦格纳说“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所有本质的点上找对了靶子！” ((13)第665页)

这样看来，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其中虽说一方面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历史学派的大厦——似乎可以说人口这个理论依旧掌握在经济学家的手中。但就在这时，经济学已然开始了更大的第三个转变。在1871年的同一年

里发表了英国耶方斯 (W·Stanley Jevons) 的《经济学理论》(7) 和奥地利卡尔·门格 (Carl Menger) 的《经济学原论》，宣告了所谓新英奥学派的近代经济学初期活动。这样一来，具有长期传统的人口论销声匿迹了，人口论从经济学家手中分离了。这样做的耶方斯在他的《经济学理论》的“结尾评注”中说道：“显然是缺少了人口理论，但这并非因为我对它的真理和重大意义有丝毫怀疑，只是由于人口理论并不属于经济学直接问题的任何部分。” ((7)第266页)

这是决定人口论命运的一瞬间。无论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是怎样坚持不渝地力图振作，也无论英国重新复活的新古典学派又是怎样励精图治，重整东山，但人口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犹如江河日下，今非昔比。耶方斯主张的无人口的体系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人口论终于被摈出故乡。一直到与马尔萨斯同出于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出现为止，近代经济学的主流是将人口论拒于门外的。菲利普·豪泽 (Philip M·Hauser) 这样述说：“人口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学家的事情。但是这一学科的人们，就其全体来说，在若干时期内几乎没有专心注意于人口领域。实际上，现今经济学家关于人口理论，很难说哪个是正确的。其结果看来似乎是以人口完全不能被排斥作为经济上的一个要素为论点的马尔萨斯学说被人们不加批判地适用着。总的看来，人口问题几十年来在经济理论中几乎为人所忽视，只不过在‘凯恩斯派’经济学近几年的发展中才显示出恢复对这一领域的关心。”

((4)第77页)